

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 鲁道夫·奥伊肯 著

译

伊伊伊伊出版社

前 言

我在论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这个问题时，首先的主旨是要让个体清楚地认识现在的种种精神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予以合作。对任务的构想，给我们的哲学方案规定诸多限制；不过在這些限制的范围里，启蒙仍然有独自地位，这一点随着工作的推进将会变得日见明显。在某些人看来，论述的第一部分即以批判为主的部分也许拉得过长。只有表明我们的主要论点乃是达到目标的真正道路，才能令人信服地展开我们的论述；而证明了我们的论点，重建生活与复兴文化才有可能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批判的论述是很重要的。它不是附加成分，而是必不可少的。

鲁道夫·奥伊肯

1907年 8月于耶拿

目 录

导言	()
现在问题状况	()
旧有的解答	()
宗教	()
内在论唯心主义	()
现代之文化	()
劳动	()
实在论的生活图式	()
对生活问题的自然主义解答和理智主义解答	()
纯粹人本主义的不足之处	()
展望与回顾	()
探索先前的结论	()
现在状况错综复杂	()
一种肯定的解答的预言	()
设法重建	()
依据	()
主题	()
展开	()
努力保证生活的稳固基础	()
自由与首创精神的成长	()

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对自然人的抑制	()
疑点难点讨论	()
总结	()
用于现代生活	()
附录	()

导 言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和价值呢？在提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存任何幻想。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能摆出拥有某一真理的样子，而只能去逐步展现真理。虽然我们面对的这个难题仍未解决，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当今时代我们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毫无自信，关于这一点，需要更详细地给予阐述。不过要表明这种自信对我们必不可少，倒无需任何精妙的论证。我们容易受到形形色色的影响，为无穷无尽的问题所困扰，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看出任何统一的意义或目的是很难的。何况，生活并非仅是空闲的游戏；它要求辛苦、劳作，克己、牺牲。这种辛苦，这种劳作，是否值得？局部的危险与损失能否得到整体利益的补偿？它能否肯定地向我们证明生活是否值得一过？这不只是个纯思辨的问题；因为倘若没有对某一崇高目标的信念为我们的一切活动注入热情与欢乐，我们就不会得到生活的最大成功。

诚然，这个问题在一些时期发展过程中可能处于潜伏状态。传统和社会要求设立了确定的指导路线，我们眼前的理想的正确性是难以质疑的。但是，万一产生了疑问，倘若人们对支承整个结构的假设采取怀疑态度，信念的颓坏便如烈火肆虐，到处延伸。我们越是苦思冥想，问题越是变得难以理解。当我们想要去证明，生活虽有各种表象的混乱，却仍然具有某

种意义与价值，而且可以充满信心地宣称它值得一过时，似乎过于自不量力。怀疑造成瘫痪，侵蚀了当今时代的勃勃生机。我们看到的明显证据在于这一事实：虽然取得了一切使人惊讶的成就和持续不断的进步，我们实际上并不幸福。没有一种普遍的可信性和安全性，相反，倒有一种强调人的渺小，不值得一提、藐视人在宇宙中地位的倾向。较为仔细的考察表明，在作真诚的努力为了统一人们的生活，然而，即使如此，所用的方法也是相差很大，甚至截然对立的。可供选择的制度，可供选择的理想，在性质上迥然不同，却同样要求我们去拥护。而既然其中没有一个显著地令人折服地优于其他选择，相互冲突的倾向与标准便依然是当今的常态。某些人认为这种善是至高的，对另一个人却是绝对的恶；后者认为充满激情的东西，前者却认为怎么谴责都不为过。因而，面对局部工作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我们却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地，并且无法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对追求的目标和所走道路的性质更加没有把握。形势逼迫着我们考虑这个问题：面对着昏暗、质疑和反对，我们最终能否从生活中找到某种价值与意义，冲突的关键因素是否终将会服从某种伟大的创造性的思维？

我们除非准备把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否则这个问题便难以解决；惟有把其看作整体才能够对其价值作出判断。但是怎样才能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呢？不错，我们只有坚决作出这种尝试，我们对幸福的向往要求这样，这是理性者的渴望，他不能完全沉湎于流逝的瞬间，而必须追求包罗万象的目标。然而，无论这种要求有多强烈，也不管促使它的激情有多深沉，不超越人类的特殊范围便难以使其满足。因为人的生活与宇宙的生活无可解脱地连在一起：人只有明确他在宇宙中的地位，

并据此来调节他的活动，而避免耽溺于任何有悖于万物之理和其自身的诚实本性的幸福。那么，人对幸福的渴望真理对我们的要求有办法调和吗？真理与幸福的完美结合，无疑是所有试图坚持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人所梦寐以求的，至于这种梦想是否有可能实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论怎样，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并迫使人们注意。它并不是任何人发明出来。它乃是时代最深层意识的结果；乃是这个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产物。人类关心的迫切问题必定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我们都会承认这一点，视哲学为笑料者当然不在此列。

我们很自然地批判自己的时代所提供的问题的解答开始。虽然普遍的思想混乱不能使我们指望从中发现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东西，但是，若说它们之中任何真理都不包含的话，那将难以想象，它们会被如此详尽地阐述，并赢得如此广泛的赞同。毫无疑问，它们为我们记述了人类经验的某些形式；给了我们有关问题现状的广阔视野；而且，或许正是因为其不尽人意，它们可能把我们的思想带到一个决定性的岔路口，同时指出我们应当遵循的方向所在。

现在问题状况

当今社会的人们很难否认，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对其生活的意义，都没有确定的信念。这不仅在于他所处生活环境形形色色的差异，并且他的整个生存被一种绝对的对立分成两半。长期遗传下来的旧传统与各种新的思想争相要求他付出全部忠诚。传统的思想在细节上有冲突，它们往往还把生活放置在根本不同的基础上。因而，当涉及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出现，它们便截然对立。以宗教和内在论唯心主义为代表的旧秩序，称颂一个只能用精神去领悟而用眼无法看见的世界的权威，人们直接可以感官到的生活，只承认它有派生的从属的作用，通常冷眼相对甚至公然抨击它可能提出的拥有某种独立价值的声明。与此相反，新的思想反而更想对生活作出解释，而不想用其他方式诉诸另一世界。除非在我们感官世界的范围内，否则根本无法让人懂得欢乐与悲伤。在这里，惟有在这里，才能找到生活的统一性和意义所在。凡是想跨越这种界限的企图都只能是幻想的产物，只会把我们引向毫无希望的歧途。我们深受着新旧观点的影响，而且，事实上，瓜分着我们的忠诚。我们陈旧的思想路线往往驾御我们的理想与价值，我们的兴趣与事业则主要取决于新的思想路线。我们最终将选择何者呢？我们将在何处才能觅到一种能使生活过得有价值的方法呢？

旧有的解答

宗 教

历史遗传下来的种种对世界的宗教解释，依然牢牢地控制着现代的思想。不仅如此，他还对自己有赋予生活以价值与尊严的力量深信不疑。人们在某些确定的假设下建立起信心。世界与人，都被设想为由一种惟有信仰才能领悟的超凡的精神力量所创造。人生的一切主要兴趣都汇集在他与这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之上，自从他被否认与它一致以来，更是如此。纽带已经断裂；人便悲惨地从他曾经占有过的高贵地位跌落下来。因此，他的至高无上的努力所得到的，便是恢复失却了的他与上帝的交流，惟有彻底改变内心生活方能达到这一目标。所以只有让道德复兴，而其中的重中之重便是上帝的慈爱与恩宠，它使人有了办到不可能办到的事情的可能性。有了这一前提，还要靠人自身的努力。不仅需要他下定决心皈依，忠实地护卫他所受到的恩宠；他还必须协助上帝建设好他在尘世的天国。

只有抱有这样一种信仰，人才可能用较高的眼光看待他自己以及他的毕生工作。人作为上帝形象的翻版，处于现实世界的正中；宇宙之轮围绕着他旋转。宇宙的命运被人的行为所决定，而且永世不变。此外，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虽然脱离不开神定秩序的束缚，但是仍构成一个独立的活动中心，他本身被看作一个中轴；不仅如此，他的决定对于达到整体的完满的结果是所必需的，整体不能缺少任何一部分的帮助哪怕是最卑微的。

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宗教认为生活，充满着忧虑、烦恼和痛苦。宇宙实在太真实，人类生存的矛盾实在太显眼，通常意义上的舒适与幸福很难与之相适应。事实上，初看起来，宗教往往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世上的不幸与痛苦。就在这时候，上帝的力量介入进来，让人摆脱悲惨窘困的境地，走入新的生活，共享其荣耀、完美与永恒，从而获得一种难以想象的快乐与满足。善对恶的最终胜利即刻得到承认，而人们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必须服从于这一伟大目标。确实，人生不易，但它的目标是崇高的，它的基础是坚实的。人生不是一场虚幻的施与。

长期以来，人们满足于这种生活。而它又使人们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它为数以万计的群众提供了精神的刺激与安慰。不过，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如下事实：即人们对它的基础从未提出过怀疑。宗教内部出现的矛盾很可能使宗教热情更为激烈，奥古斯丁与路德便是见证人；而对宗教本身提出的质疑，即便不是真正摧毁它，也必定会大大地削弱它。之所以在现代世界发生作用这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更基本的疑点，并正日益证明它对宗教兴趣的重要性。

这种怀疑性的批判，表面上是针对着宗教教义提出的，而实际上却来源于人们对自然与历史的意义所获得的新见解。但是，如果旧的力量和热情仍然在圣坛上燃烧不止，这样的批判就不至于十分严重。盲目自信而目空一切的信仰甚至会从理性的双重困境（因谬而信）获得额外的力量。如果结果与此相反，那就说明时代的感情已经受了一场剧变。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在那动荡不安的时代，宗教成了整个生活的精神推动力、主宰和权威。这就是我们所听说的古代终结的时期。尘世无法提供任何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其精神的存在似乎早

已被注定，其惟一方法便是依赖于另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信仰，带着崇高的激情，紧紧抓住这另一世界，使它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把它变成法庭，有形的世界必须证明自己，为自己的生存作出最大程度上的辩护。想象力也可以丰富多彩，有力地赋予精神世界以具体形式，使之更加生动鲜明、令人敬畏。在探测到生活的底蕴的时候，人与神之间的对立也已超出平常；人与神本质上的一致性（这个位于一切宗教之底部的给人宽慰的真理）更加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来。这是英雄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能使生存面貌焕然一新，还能把最艰难的任务变得轻而易举，能把难办之事看作等闲平常，能把看不见的上帝视为最可亲近的实在之物。

人类生活也深受这种时代之影响，但是时代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要随之衰亡。因为持续不断地在这种紧张状态下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倘若这种紧张状况继续下去，生活不回到一种较为稳定的状况，弦便会拉断。一旦这种紧张松弛下来，宗教便处于生死攸关的境地。她已不能实现其作为生活的中心权威的要求；她的呼吁已失去昔日直接的、令人信服的力量。人与神便又重新开始对立；宗教在事实与经验面前不再栩栩如生；宗教进一步成为沉溺于其他兴趣的生活的装饰品。这一变化主要源于现代社会的发端期，长期以来不被理会、受人藐视的自然界突然之间拥有了这种新的吸引力，以一种新的语言对人说话，吩咐他从新的灵感源泉汲取新的勇气。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力量骄傲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力量：尘世工作的种种问题向他涌来，使他目不暇接，一切有关拯救灵魂都被推到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他简直难以理解把思虑集于精神生活中的心理状态。如此重大的变化，必定引起宗教对人生问题解答的疑惑性；而怀

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疑的提出意味着宗教生活中一种相应的衰落，即使其外部形式维持不变。它却失掉了往日的力量和自信，蜕变为一种单纯的情感振动，这种感情从来不曾、也决不可能给生活以真正完美的满足。不管对宗教毁谤，还是对它提出何种异议，现在都会被乐意地倾听。事实上，人们深切地感到，宗教忽视了或被附带地提到生活中的多方面内容。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宗教对生活的改造在实际上属于一种损伤。以其惊人活动氛围包围着我们的世界，我们竟都相信一个连其自身都难以解决的陌生世界，实在是荒唐“无疑”，我们仿佛听到反对者说：“这是一种由表及里、由不确定到确定的方法。”我们当然可以用充分的论据驳倒他，而且我们更有权利进行研究以辨认流行的意见的真伪。何况，事实上，尽管有抗议和否认，宗教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对生活的激励、鼓舞，它所建立的等级，它所激发的信念、不朽与完美的抱负，所有的一切都无法割舍。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检验人们追求真理、幸福而做的努力的标准。但是，事实仍然是，整个局势已经改变。不管它取得了什么成功，[传统式的、教会式的]^①宗教，对现今的人来说，这仍是个问题而非答案。如何能使我们生活的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一问题的本身也存在着问题。

内在论唯心主义

所谓内在论唯心主义，以及它对理想的一贯崇拜，与宗教并存了数百年，我们有时赞同它有时又反对它，并且声称它能够避免宗教问题带来的种种困难，而消耗生活的深刻含义。唯

^① 方括号里的词语是根据作者本人的意见加上去的，因为它们可以使作者的意思更加明白。——英译者

心主义像宗教让人们无法分辨其本质；但是，对于唯心主义来说，那不可见的，并不是指与现实世界并排存在、由一条明确的分界线隔开的世界；相反，它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基础，构成其真正的更深刻的本质。宇宙的确拥有这种更深刻的本质，能使它的外部特征达到一致和统一，这既是一切唯心主义的共同信念，也是它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由此可得，人与宇宙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人在宇宙中不但占有独特地位，还被派有特殊的任务。从表象来看，他属于一个可见世界，但在其本质上，已经发觉存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存在。在他的内心世界中首次获得了对其自由的明确认识，不过，离开个体的独创性与合作，这种发现是不可能的。他自己必须主动争取；他必须劳动和努力。在某一点上，他有决定权，因此他可以合乎情理地希望，通过他自己的能力提高使整体的利益得到增值。使这种唯心主义崇拜具有令人折服的实在性的首先是，通过与自然倾向相对的精神活动的发展，一种崭新的生活，一个精神价值观念的王国，真、善、美的世界便呈现在眼前。完全沉注于这些事情的人，似乎被高举出日常生活的琐事之上，而与一个更大的世界亲密相处。他的生活就不需要其他任何目标。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找到它存在的意义，在成功的喜悦中使其欲望得到满足。在这里，自觉与强制相悖，崇高与平凡相对立，自我实现与功名利禄相对立。惟有知足常乐、劳动不辍，方能赢得这种生活。最具远见卓识的状态是精神上富有，尤其在科学艺术领域里。创造性劳动调动起人的潜在才能，使他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不错，人最初是依靠他自身的力量；但是既然他的努力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他便开始介入被他促进过的更大范围的生活，他的自信便也不会为此而沉沦。他满怀信心，对此抱极大

的幻想并希望实现它。

古希腊思想家就是这样来解释生活，而且其主要观念以各种不同形式频频重复出现。从歌德的毕生工作，可以看到它最现代的表现。如果有人试图把人类经验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那么很快就会感觉到它的影响。它对一切真正的文化都起到持久性作用。

然而，如果把它当作生活惟一的指导者和解释者，内在论唯心主义并不比宗教优越多少。它的根基已被动摇，以它们为基础的生活已失去力量和深度，而这些恰是它要君临一切所必需的，离开了它们，它便失去了启蒙的福音。认为实在拥有一种精神深度，我们凭借对所知世界的一种更深刻洞察，便能步入创造性事业的王国，在常人眼里，正和宗教的任何基本真理一样令人质疑。事实上，内在论唯心主义的信仰乃是特殊状况的结果：它们是人类在失去喜庆日子时的产物，偶然中伟大人物发现了某一合适环境的刺激因素。在这样的时期，在艺术创造的热情和喜悦中，难以言表的现实成了一个显而易见、无可质疑的事实，成了人类生活无可争辩的中心，并占有了人的大部分精力与热忱。精神的创造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行为，使人超越自我。但是那些创造的时代过去了：人们的任何愿望都无法使之延长，也无法随意拓展。当其他相互冲突的影响接踵而至时，创造性天才所开辟的前景反而逐渐消逝。可见的世界不再只是一个不可见世界呈现和名证。它被认为拥有完全独立于一切精神价值的独特品性。外形存在的世界顽固抵抗人的奋斗，而即便人的内心生活并不独对精神目标作出反应。用批驳的眼光看，这种生活似乎被突然的对立所损伤和破坏，似乎无法实现一种合理的生存所必需的因素。也许这些困难同唯心主义的

精神力量一样难以应付，而且人们始终可能把对一个人的严厉检验当作对其高尚品质的挑战。但是当这种混乱深入到内部，当人感到困惑与不解，当他的最基础本性不让他前进、并阻碍他向上奋斗的时候，他的信仰便开始动摇，他不再认为自己能够达到极限。尽管他有一切进步，他最深刻的向往和渴望却无法得到满足。整个唯心主义信念必定变成一种附属品，因为生活的主要兴趣并不仅此而已。它不能为人生问题提供可靠性依据。

内在论唯心主义将永远面对这样的批判，把它解释的清晰易懂的任务却留给了当今时代。这个任务已由两个方面完成。首先，较多地强调宇宙的盲目必然性，人类生存的非理性，人类对崇高的追求总体上的漠不关心。其次，我们对于人类能力的局限已知之甚解，这些局限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们直接参与任何世界生活。现代主观主义往往把人从其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中抽象出来，使之与世界对立起来，从而使他作为不同的种类而与世界疏离。如此放置之后，他的确可以最大限度地扩展他的领域，但是又不可能割舍它而重新独立。创造性的精神能量如何能在诸如此类的局限之下证明它自己，并揭示宇宙的深层根源，并赋予生活一种改变了的意义呢？

这些质疑和难题固然严重，对于内在论唯心主义的影响来说，它们本身还不至于达到生死攸关的境地。但是一旦它不再是灵感的源泉，一旦它不再以不可抗拒的精神世界的力量发挥作用，它本身不再生产，而只是占用、持有或享受已经生产出的东西，它的开创性便不可避免地向程式化发展。尽管教化可以作为广阔生活的组成部分并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它本身无法满足生活的要求。它能够给生活增添欢乐和色彩；它能够以丰

富多彩的色调装饰生活；由于大量的消遣，它可以使人忘却人类命运的阴暗；却不能激励伟大、崇高的行动；它不能使我们与一种普遍的生活保持可靠、密切的接触；它没有交给我们必须履行的重大责任，反而注重我们的想象和爱好。既然如此，它怎么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有价值呢？我们不是常常从它之中发现某种迷惑和虚幻吗？人被吩咐要热情奋发地献身于一个精神价值世界。他被告知要“让自己参与”，要像鼓励别人一样鼓励自己全身心地服从这一命令。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所谈的教化对整个精神价值领域持这样的看法：与自然的和社会的自我保存这些高远的理想相比、与日常生活的种种热情和兴趣相比，它只具有极小的或者说起码的重要性。教化运用一切社会方式和智慧来掩盖这一矛盾，并且保持着相当成功的表面的堂皇。但是，我们不能把整个生活寄托在表面现象上；从那种敷衍的信仰中，我们不能汲取克服忧患和匮乏的营养，以及摆脱心理空虚的方法。这样的教导无疑是第二手的生活，决不会带给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满足。

内在论唯心主义的种种经验在一个方面与宗教经验相吻合。两者似乎都表明，为进入一个新世界所做的努力只会引人误入歧途，它向我们展示的充满希望的未来注定将被证明是虚妄的。不仅如此，凡是被抱有高希望的地方，相应地反应也会很大，失败会导致深刻的沮丧和最阴郁的怀疑。自然竟然赋予人们一定会珍视、但难以实现的希望和期盼，有这种可能吗？当他对现实的感觉世界不屑一顾，认为它渺小，不完满，试图凭借宗教信仰或创造性意识进入一个崭新而又崇高的领域时，他仅是幻想的牺牲品吗？不，当然不是！没有一种能够如此鼓舞人心的纯粹的幻想，也不会如此地丰富和深化生活。

宗教向我们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内心世界，坚持了动机纯洁性本身的绝对价值，生活被注入了一种高尚的严肃性，使我们体验到从否定带来的痛苦到由信仰带来的喜悦这一过程激动人心的紧张和趣味。宗教打破了自然主义僵硬、狭隘的生活图式限制，唤醒了人们对爱情与不朽的追求和向往，第一次给心灵注入一种真正的、精神的历史，最终使这种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内在论唯心主义再次引发出人的极限力量，最大限度地使用它们，同时促使它们协调地发挥作用；它能使人们超越自身的渺小和平凡，与宇宙缔结一种意识交流关系，并且，通过把真与美密切相联，它创造了一种具有罕见力量并享有盛誉的生活方式。我们感到这一切的结果中，许多重大的主张围绕着我们生活并迫切地要求承认。但是，如果某一原则本身已经让路而它的影响还波及很广，我们该如何对付此时困扰着我们的种种思想及其所包含的混乱呢？如果植物离开它的根，离开使它成为有机整体的一切，还能存活吗？那些离开其本源和激励它们的原则而存在的各种观点，能不丧失它们的本质和生机、而给它们引人注目的强制力吗？它们只能像凄冷的灵魂徘徊在我们近旁，足以毁坏我们在有形世界的愉悦，却完全不能向我们打开另一个世界，不能为我们的活动提供一个确定的目标并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种意义。

我们不能始终对这些考虑人置之不理。不过他可以暂时采取最恰当的方式，尽可能把它远远推入幕后，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别的地方。这是我们整个现时代的特色，它突出反映在 20 世纪从唯心论转向实在论的运动之中。对种种内省问题的厌倦趋势正在增长：凭借青年人的旺盛精力和热血豪情，我们专心致志于可见的世界。这个世界日益展现其丰富多彩，而且，在